

故乡的味道

◎木屿

“嬷嬷，家里是不是刚拜神了？给我寄几个红桃粿吧……”打完电话，我已经开始想象明天自己在吃红桃粿的画面了。

记忆中，我从小吃的红桃粿都是外婆做的。在潮汕，外婆那一辈的妇女都是“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”，她们大都会在过年的时候自己准备供品，比如三牲（鸡鸭鹅），或者是红桃粿、米粿等，而外婆尤其擅长做红桃粿。逢年过节的前几天，一定是外婆最忙的时候。她早早地去村里溜达了一圈后，再去菜市场买齐做粿所需要的材料，回到家就立马动手做粿。

小时候我很喜欢拿张小凳子，跟在外婆边上看着她忙活做粿的事情。只见她把手洗净，将各种粉拿出来，一边往大瓷盆里倒一边跟我说话：“这个是粘粉，我们做红桃粿都用这种粉做皮，做出来好吃……还要加些生粉……再加糯米粉，这样蒸出来才会软糯点……”外婆一边说，手上的活却一点不耽误，各种粉、热水，以及已经捣好的红米曲粉在外婆手上格外听话，以一定比例混合在一起，不多久，外婆就揉成了一块面团，有点像玫红色，煞是好看。外婆用一块炊布盖住大瓷盆，而后着手准备红桃粿的馅料。

馅料的准备也大有学问，要先将大米加盐煮熟，然后把泡好的蘑菇、去皮的花生下锅炒香，盛出来和在米饭里，再加些葱花或者芹菜粒佐味，最后撒上五香粉，这是做红桃粿的关键一步，堪称“点睛之笔”。我看着那一大盘馅料，白的、黑的、绿的，色香味俱全，让人格外有食欲。准备工作做完了，接下来就要开始包红桃粿了。

外婆把炊布掀开，里面的面团已经比原先大了很多，这就表示面团已经发好了，她又揉了一会儿面团，而后随手捏成大小一样的小剂子，捏开，包入馅料，再捏成近似三角形，最后放进早已准备好的木制“红桃粿印”，也就是模具中，每个角落都要压实，然后利落一敲，红桃粿就从模具中脱落出来，这样，一个红桃粿就算做完了。不一会儿，外婆已经将做好的红桃粿蒸熟了，打开锅盖，清甜的香味扑鼻而来。

我伸手去拿，险些被烫到，赶紧将手缩回来，吹了吹凉，又伸思想拿，却被外婆打掉手：“别动，现在不能吃，拜完了再吃。”我只得悻悻收回手，眼巴巴地等着吃红桃粿。所幸我没有等太久，第二天起床后，外婆就将煎好的红桃粿放在了我的面前。红桃粿有很多种吃法，有蒸的、煎的，还有煎成块煮的，我独爱煎红桃粿。煎过的粿外皮是脆的，里面却是软糯的，可谓是“外酥里嫩”，口感极好，让人欲罢不能。

后来慢慢长大，上学、工作……不常在家里待着，便格外想念外婆做的红桃粿，每逢年节，若是恰好在家，便能大快朵颐，即使没办法回老家，也会让老妈给我寄上几个红桃粿，虽然口感略显逊色，但也足以抚慰我这思乡的愁绪。

久治看牦牛

◎高富华

“走！到久治看牦牛！”初秋时节，正好有朋友约我。

退休了，天天都是假日。时间已不是问题，问题是往哪走。

久治在哪里？

不晓得。

为啥要去看牦牛？

不明白……

其实，这一切并不重要，我们要的是，来一场“说走就走”的旅行。

打开地图一看，久治在青海省，是果洛州下面的一个县。

久治靠近四川，似乎离雅安并不远，只有“两站路”，经过雅马高速和久马高速就到了。只是雅安到马尔康的高速还在规划图上，久治到马尔康的高速也在修建中，显然这“两站路”还走不了。

再一查，果洛有机场，我们决定“打机”前往，成都没有直飞果洛的航班，我们先飞西宁，再转机到果洛。

下飞机进市区，大街上行人不多。饥不择食，我们随意走进了一家小馆子，当家菜是川菜，老板一口“川普”，一打听，老板是成都崇州人，大家相视一笑，不再操“川普”。

老板告诉我们，在果洛做生意的，很多是四川人，做蔬菜和茶叶生意的，搞建筑的，几乎都是四川人，还有不少雅安人。就是到这里旅游的游客，也是四川人占了大多数。

从果洛到久治，全程高速，只需要两个多小时的车程。

一下车，寒风吹拂，裹了裹衣服。这才意识到我们已从海拔600米的雅安到了3000多米的久治，这里的气温要比雅安低十多度，出门是秋天，转眼间已是冬天。

走进酒店房间坐下来，打开手机百度，这才开始“研究”久治。原来久治不但何其了得，而且还跟雅安竟然还是“山水相连”。

果洛州玛多县是长江、黄河和澜沧江的发源地，流到久治，久治成了长江黄河的分水岭。2021年中国设立的首批五个国家公园，大熊猫国家公园和三江源国家公园名列其中，雅安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核心区，久治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腹地；雅安是“雨城”，久

治虽然年降雨量只有六七百毫米，不到雅安的一半，但在青海是降雨量最多的地方；更神奇的是，在雅安，大渡河波涛汹涌，在久治，大渡河只是从石缝里进出来的一丝清流……

每到一个地方，我喜欢打量。于是在夜色苍茫中，我走进街边的一家小超市，看到里面的绿茶是雅安蒙顶山茶，藏茶是雅安蔡龙茶厂生产的康砖茶。

从雅安到久治，辗转千里，看到的是大渡河，喝的是雅安茶，吃的是麻辣川菜，看来这世界又大又小。

久治城不大，但这里天阔地广，人口不多牦牛多，真可谓“多见牦牛少见人”。

漫步街头，看不到一棵大树，人行道上有些几株被围栏围起来的小树。当地人告诉我们，久治不产一颗粮食、不长一片蔬菜，除了牦牛还是牦牛。

“那粮食、蔬菜从哪里来？”我们不禁问道。

“从你们四川来。”

这里的粮食、蔬菜、水果、茶叶，几乎都是四川运过来。我在网上一查，就连当年下放知青的粮食供应计划，一度也是由四川提供的。

牦牛撑起了久治的一片蓝天，牦牛自然是这里的文化地标。遗憾的是，在久治的街头，我没有看到牦牛的任何标志。

“我们虽然没有牦牛的文化地标，但我们有牦牛教授，还有牦牛博士呀！”当地人引以自豪。

在他们的引导下，我们走进了“牦牛教授”的工作室。

“牦牛教授”叫罗珠南杰。个头不高，外套是一件马甲，活脱脱“西部牛仔”的形象。2008年，他从西北民族大学毕业后，回到家乡研究牦牛文化。在他的工作室，堆满了牦牛的化石。

“凡是有牦牛的地方，都有我的足迹。”

“牦牛教授”编著的《久治牦牛志》即将出版，接下来他还要编著“四川牦牛”“西藏牦牛”系列“牦牛志”……

他的目标是尝遍天下牦牛肉，写尽天下牦牛书。

他还有一个“小秘密”，那就是让久治老百姓不仅能变现牦牛肉，牦牛文化也能

“生金”。

“牦牛教授”尝试着做了很多牦牛文创产品，他用牦牛粪当原料制作的藏香，很受日本人欢迎；他用牦牛毛制作的黑帐篷，受到户外运动爱好者的追捧……

在久治中学，我们见到了“牦牛博士”。“牦牛博士”叫拉青，也是一个传奇人物。他在西南民族大学读了硕士读博士，一读就是8年。在读书期间，他曾到过雅安，在宝兴县硗碛藏族乡进行生态学的田野考察，自然也看过雅安大熊猫。

在成都读了8年书后，拉青悄然回到故乡，在久治中学继续当他的“孩子王”。

久治是青藏高原原色无污染、超级无公害洁淨区的核心区，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复杂多样的气候孕育了丰富的资源生物类群。拉青是生态学博士，他的目标最简单，以久治为蓝本，当一个“乡村生态博士”，保护好家乡生态，保护好“中华水塔”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“牦牛教授”和“牦牛博士”是同乡同村，一个生于1984年，一个生于1987年，相差三岁。长大后，虽然一个到西北，一个到西南，但读的都是民族大学，毕业后都回到家乡。

山清水秀听风雨，人杰地灵隐其间。他们的经历，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我很想去看看他们的家乡，去看看那里的牦牛，那里的山水，看看他们是喝什么牦牛奶，吃什么牦牛肉，究竟是什么样的水土养育了他们？

就在我们要动身时，同行朋友的家中发生了急事，需要他马上回家处理，我们只得提前打道回府。

玩得不够尽兴，心中自然隐隐不快。想想也就释然，人生如同旅行，等待自己的，也许是诗与远方，也许是归兴而归，正是这样不期而遇的惊艳或惊悚，也就给了自己出行的理由。

在返程路上，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，叫“久治有个家”。心中有家，期盼回家。

久治，我还会再来！

下次到久治，看的不只是牦牛，还有这里的山水、这里的人文，还有“牦牛教授”“牦牛博士”的家……

我文学生命中的路遥

◎韩晓红

小时候父亲对我要求甚严，尤为突出的是读书写字。印象中我读的第一本书是欧阳梅生的《我的一家》，是拼音注音，那时书很有限，我就反复读。有一天，父亲面带喜色，从包里拿出一本书和几十本作文本，说：“这是我借的，你先抄下来，然后再细读。”我一看，书名是《人生》，作者路遥。

连续几天我抄书到半夜，尽管油灯的光线比较暗，父亲依然对我的坐姿严格要求，当时不知道父亲的用意，我心里想的就是尽快抄完，以便按时还书。

抄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，很容易进入故事中，常常是一边抄一边流泪，母亲见状，很是心疼，每晚都要给我煮一碗醪糟蛋。

或许是父亲的用意，原来抄书胜过读书，我竟然把自己“抄”进书里去了，书中的人物鲜活地走进我的脑海。应该说，我算是真正地踏上了人生之路，书中那些寻常以及不寻常的故事，既陌生又倍感亲切的故事，成为我生命中一个个“富丽”的精神营养。书中的点点滴滴赋予我生命的活力，尤其那些跌跌宕宕、坎坎坷坷的人生经历，潜移默化地成为我之后的生命动力。这应该是父亲刻意在我幼小

心灵世界里种下的人生种子，因为每一个人都不能预料在人生途中会发生什么，什么时候会走到人生的岔路口，以及应该作何选择？

在我的抄书过程中，一个农家孩子，用钢笔在并不规则的草稿纸上写小说的形象渐次丰富起来，我被作者的执着所感动，这无疑为我后来的人生打下了伏笔，引领了我的文学热情，尤其强健了我的心智，伴随我之后的人生路途。

小说中“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，但紧要之处常常只有几步”成为我后来尊奉的座右铭。是的，人年轻的时候要懂得，世上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，也不可能没有岔路口，但是，如果走错一步，就会影响人生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，甚至影响人的一生。这句话支撑了我之后的人生历程。

路遥在小说中塑造了高加林形象，尤其是对高加林的人格塑造更是妥帖精到，后来我才真正领悟到了高加林人格的真正建构，这就是弗洛伊德的三维人格结构理论，即本我自我和超我，其人格结构从压抑的平和到释放的冲突再到重构的回归三个阶段。

我为路遥的写真创作折服，为路遥对人

生经历的解读和概括所欣慰。

一周后，我抄完了这篇小说，父亲说：“你把你喜欢的语句用红笔勾出来。”我勾完之后，父亲又要求我逐句背诵。就这样，一篇小说就被父亲刻意地植入我的精神世界。

我就这样与素不相识的路遥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之后我又反复地阅读了这篇小说，当这篇小说被拍成电影之后，我更是痴迷地反复观看。

我对路遥这位作家向往之，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当作我人生路上的样板。

后来我下乡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，父亲给我寄来一本书，我打开包裹一看，竟然是父亲要我抄的那本书，我才醒悟，父亲并不是借的，是他买的。

我不禁为父亲对我的爱、他的良苦用心流下了眼泪，因为那时家里很穷，父亲虽然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，却被生活逼着去陶罐厂托沉重的陶坯、去拾条石，尽管如此，挣得的薪水也经常是用“角”来计算。

我在北大荒生活了六年，在川西北涉藏地区生活了近四十年，无论到哪里，父亲购买的、邮寄给我的这本书一直伴随着我。

